

共产党邪教的恶变

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、扼杀人性，本性上狂妄自大、极端自私、为所欲为。虽然在实践中不断犯下祸国殃民的罪恶，但是它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罪恶，也永远不敢让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质。另一方面，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，因为这一切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，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，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，因为它毫无道义原则可言。

这样一个制度化、社会化了的邪教，其发展方向，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。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，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。

今天的中共，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“贪污党”，“腐败党”。…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三分之二，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分。贪污腐败，为自己捞钱、捞取好处，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。贪官们知道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，如果共产党倒台，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。…

老百姓看得很清楚：“反腐败亡党，不反腐败亡国”。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冒着亡党的危险反腐败的。它要做的，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，杀几个腐败分子给人看，用几颗腐败分子的脑袋，来为共产党延续几年的时光。共产党邪教到了今天，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权力，避免党的灭亡。

今天的中国，伦理道德被破坏得极为惨重。假货泛滥，娼妓遍地，毒品复燃，官匪勾结，黑社会横行，聚赌，行贿，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。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，而且许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护费的黑后台。…每破获一个黑帮组织，总会连带出背后的政府要员、法官、警官等共产党腐败分子。

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，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。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，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，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，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。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，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，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，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，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。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，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，不反对党的领导，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，直至去干任何邪恶的、伤天害理的事。随之而来的，就是中共的大堕落，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。

“堵死天堂路，打开地狱门”，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。（《九评之八》节选）

受尽煎熬 曲辉含冤离世

2014年2月19日，阴云笼罩，晚上八点钟，被中共迫害致高位截瘫、历经十三年卧床与伤痛煎熬的大连法轮功学员曲辉，静静地离开了人世，年仅45岁。

曲辉原是大连海港理货员，妻子是大连市妇产医院

2014年
3月

纵观天下

反馈信箱: santui@comcast.net
免费提供《九评》、最新翻墙软件和三退服务
退党、团、队总人数已近一亿六千万

的护士，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他们身体健康，更加豁达善良。然而1999年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后，他们原本幸福的小家庭被打碎。2000年1月，当时31岁的曲辉被关进大连港看守所，随后又被关进普兰店市精神病院折磨。2000年4月，他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关入大连市劳动教养院。就在劳教期快结束的20多天前，大连教养院动用大批狱警，对法轮功学员逐个高强度酷刑迫害，强迫他们放弃对“真善忍”的信仰，逼着他们说不炼功。在泯灭人性的酷刑迫害下，曲辉被打断了颈椎骨、生殖器被电击致溃烂、全身瘫痪、高度水肿，多处皮肤裂开、高烧、不能呼吸、气管切开插呼吸机、不能排尿插导尿管。

曲辉曾描述说：被酷刑摧残的法轮功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，有的口吐白沫，有的痛苦呻吟，那种景象惨不忍睹。我晚上九点被拖到那个阴森恐怖房间里，恶警对我的折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。电棍不知换了多少根，橡皮棍把我身上多处打伤，臀部肌肉被打烂，膝盖打肿，颈椎被打断，口吐鲜血，并多次昏迷……一次醒来后，一名叫韩琼的狱医检查后说：‘没有事，还可以打’。我记忆最深的是一名叫乔威的恶警，极其狠毒，他一边打我，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：‘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’。曲辉说：“只有地狱的魔鬼才会把折磨人当成乐趣。”

在曲辉妻子的一再要求下，奄奄一息的曲辉被抬出了教养院。他全身多处褥疮，其中尾骶部褥疮深至骨盆处，脊骨暴露在外，还不时抽风。回家后，妻子全天候照顾曲辉的起居生活，但曲辉仍全身瘫痪，大小便失禁、生活不能自理。即使这样，他仍然处于中共的监视居住状态，经常有恶警上门骚扰，或扬言要抄他们的家。十三年来，曲辉的生活范围只是一张床，长期的伤痛折磨，经常使他的精神处于癫狂状态。妻子日夜陪在他的身边，她说：这么多年来，曲辉的大便一直是我用手掏的，尿一直用塑料袋接的，他自己不能吃，不能喝，不能拉，不能尿，不能坐，不能翻身，完全靠帮助才能生存。

2014年2月19日，受尽折磨的曲辉永远地离开了日夜照顾他的妻子。十三年来，女儿从怀中的婴儿长成了懂事的少女，她一直希望爸爸能站起来，和她一起散步，这心愿却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梦……

三退声明

我们明白了中共邪党破坏传统，制造谎言，屠杀人民的罪恶本质，中共的历史是一部迫害史，对中共抱有幻想就是自欺欺人，我们彻底决裂中共邪党组织，退出党、团、队。（张云、黄淑兰、李丽等15人）

退出党、团、队 三退保平安（可用化名） 热线 001888-8928757 001416-3619895

给 santui@comcast.net 发一封空白电邮，主题为 12345，可收到《自由门》软件看新唐人电视、大纪元报导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短波→早6点：7105；早7点：7310；晚7点：7280；晚9点：7310；晚10点：9450（千赫）

观光景点游客明真相

美国首都华盛顿是旅游胜地，一年四季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坐落在国家广场中间地带的宇航博物馆，是游客们的必到之处。这些年来，在宇航馆马路的对面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——法轮功真相点。这里摆着各种各样的真相展板、图片、大横幅，还有真相广播。国内游客在这里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，很多人在这里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）。目前每周就有五百多人、有时达八百多人办三退。

今年冬天，华盛顿的天气异常寒冷，但国内游客不减反增。一次，三个东北的女士一下车，顾不上看风景，也不去宇航馆，就直奔真相点。她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展板，拿了资料，还做了三退。另一次，一个来自陕西的硕士生小伙子过来说：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常常翻墙。国内环境污染，真是糟透了，许多食品有毒，水也被污染。然后他仰起头深吸了几口气说：这儿的空气真新鲜，没有阴霾。当问他是否要做三退时，他说：“当然退！”小伙子刚离去，又来了一家四口，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，听完真相后，全家高兴地做了三退。

一天，有一群中国游客坐在博物馆前，一位三退义工过去攀谈，给他们讲了很多国内听不到的真相，他们一边听、一边不住点头。义工对坐在边上的第一个游客说：你看上去挺善良，就从你开始，取个名字叫“善良”做三退吧？他欣然接受了。然后义工又去问第二个人。就这样一个接一个，坐在那儿的十四个人全都办理了三退。正在这时，旅游团中的一对母子从别处走回来，于是有人招呼说：你们娘俩儿别漏了，也赶快退吧！那母亲弄清怎么回事后，高兴地与孩子一起都退了。义工说：大家都退了，祝大家旅途愉快，赶快去博物馆看看吧。没想到游客们却说：您接着讲，多讲点儿，我们都爱听。

在真相点，也不时会遇到误信中共谎言宣传的。一次，一群国内游客正在那儿等车，一位女法轮功学员拿着真相资料走过去，没想到导游上前阻拦，还说要报警。法轮功学员对导游说：他们有知情权，这是在自由领土上。那导游却对游客们说：别听她的，她是美国政府雇佣的，是拿钱的。于是这位法轮功学员就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了游客。她说，我因为炼法轮功被中共关了三年多监狱，自己开的公司也遭关闭，都不放弃修炼，我图的是钱吗？接着她问导游：我付你钱，你愿意大冷天站在这儿吗？那导游无言以对，佯装打电话，到一边儿去了。这时，一个小伙子走过来说：阿姨，给我点资料，我要看。阿姨递给了他一些。小伙子接过来后说：再多点儿，车上的人也要看。于是阿姨把手中的资料全给了他。过了一会儿，旅游车徐徐开动了，车上所有的游客都对这位法轮功阿姨挥手致别。

放弃幻想 结束暴政

一位又一位善良的人被迫害死了，虽然他们不是我们的亲人朋友，但是，他们是人，是我们的同胞，是具体的、真实的中国公民。他们没有做过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事，他们把“真善忍”崇尚为自己的道德信仰，就遭到如此残酷的迫害。一个又一个的房屋被强拆了，一亩又一亩的田地被强占了，为此而上访的民众却遭到变本加厉的迫害，这是社会的耻辱。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

走向更加文明、更加民主之时，我们的人民却在暴政的驱赶之下，走向更加黑暗的社会。

专制者对一切威胁其独裁的苗头都极力扼杀，从学生、记者到正义律师、有良知的企业家，都可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迫害。从暴政建立之日直至现在，其虐行从未减弱过。然而，一些从早年代过来的人却觉得很“知足”，只关心自己的小日子，甘当暴政下的顺民，对正在遭受迫害的他人漠不关心。还有一些人，寄望于现任领导者，盼望暴政能忏悔其罪行，盼望独裁者自动把自己关进笼子、接受人民监督。这一切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！目前接连不断的网络打压、接连不断的对良心犯的迫害，足以宣告这种幻想的破灭。

独裁暴政自知罪行深重而难返，必然在绝路上一路狂奔，直至灭亡。我们每一位在暴政之下挣扎的人，唯有想办法加速暴政灭亡，别无它法。放弃各种幻想吧，在结束暴政的使命召唤下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火种。从家庭做起、从身边做起，学会翻墙、了解真相。中共的党文化破产的那一天，就是暴政灭亡之日。

（刘涛 2014.02.23）

医生回忆 曝活摘罪行

“活摘器官”是中共极力隐瞒的惊天罪恶。当这一罪恶在世界上被曝光以来，很多中国医务工作者也讲出他们知道的真相，进一步曝光了中共“活摘”罪行的真实性。

一名主刀医生回忆说：我从未参与过活摘人体器官，但这样的手术在我所在医院长期开展，医院人员常在不经意中谈到。一次我主刀做手术，快完成时，听见助手和麻醉师聊起天来，聊到活摘器官时，麻醉师说：我经常去。然后就讲述了一些过程。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过程，觉得很恐怖。2006年后，有一次与泌尿科的医生聊天时，他们抱怨说，现在国外舆论压力大，肾移植的供体不好找了，都得跑到偏远地方找，那里没人管。直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国际上被曝光后，我才明白为什么要去偏远地区找供体。世间最恶毒的莫过于“死无全尸”，一个个生命就这样没有尊严地离开了。共产党让一双双本应该救死扶伤的手，沾上了恶毒邪恶的血腥，医生们却在共产党体制内麻木地干着这种罪恶之事，无法挣脱。

另一名大医院的医生披露：我所在医院的肾移植手术在全国非常知名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老师，他一直做肾移植研究工作，其成果曾在全国推广，可以说是这一领域赫赫有名的领头羊；但他是非常抵触法轮功的。在海外媒体大量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，有人问他：你移植手术做多了，怕不怕遭报应？他狂妄地回答：不怕遭报应！然而此后他就一病不起，被确诊为癌症。第一次手术后，伤口不愈合，感染严重；前后三次手术，均没有成功，最后他在极大的痛苦中去世。后来，他的女儿也得了癌症。医院很多人都说，真的遭报应了。

行医者本应以救死扶伤为己任，名医更应效仿先贤、悬壶济世，何以沦落为邪党的杀人工具呢？对人类的历史来说，这是史无前例的邪恶，更是千百年来行医者的耻辱，以致人神共愤，天必惩之。